

黄瓜鲜了！七月的黄瓜！
我可不是在说梦话。比方说，人在上海，当然不会感叹太阳的温暖。瑞典纬度高，也就珍惜艳阳。稀罕一根黄瓜，也是同理。摆在超市货架上，一根根被一层透明塑料封好，四季里，外观看不出多大差别，都绿，都干净。每一次路过，我会下意识拿下一根放进购物车。然而春秋的黄瓜须加调料，恒顺香醋或巴萨米克醋，盐、糖、蒜或别的什么，总之得加，否则实在无味。冬天有南欧的黄瓜，也是不碰为好了。

瑞典人钟爱本国农产品，因为安心，奈何本地阳光唯夏日充足。七月初的黄瓜，切开，里头竟也绿了。黄瓜品种有细微差异，



弄堂，是老上海抹不去的记忆，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。弄堂文化成就了上海人特有的气质。
老城厢在人民路、中华路间的环城园路之内，大约两平方公里。记得小时候贯穿东西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方浜路，东起小东门，西至小北门。一条是复兴东路，东起大东门，南到老西门。都是弹丸路，曲曲弯弯十分狭窄。南北走向没有主路，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才辟通河南南路，当年称南北干道。从此老城厢范围内第一次有了公共交通，走 66 路公共汽车。通车的头几年还是石子路面，老城厢没有柏油马路，到七十年代才铺上沥青。所以，在上海长大的，尤其是老城厢的居民都称自己是弄堂里长大的。

说到老城厢，比较成规模的石库门弄堂有大境路北侧的“开明里”，红砖、洋瓦、黑漆走廊大门。我在大境路小学念书，不少同学住在“开明里”当年小学是两部制，上午上课，下午到同学家做作业，自然十分熟悉。幸运的是在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中居然奇迹般的保留了下来。还有就是露香园路西面的“总弄”也是石库门弄堂。因为规模大，分总弄、支弄。总弄与开明里不同，山墙用青砖，弄堂更宽阔，不过它没有开明里那样幸运，已荡然无存。我中学在总弄附近，如今也被改造了，偶然经过总会有点伤感。地处尚文路南侧的龙门邨，是老城厢最酷的弄堂。近二万平方米的建筑规模在当年是十分气派的。每幢建筑姿态各异，有苏格兰式、西班牙式，有小院、有落地窗，还有大卫生。当年上海喊三轮车，只要说去龙门邨，车夫没有勿晓得呃。

小辰光喜欢穿弄堂。穿过西仓桥街是小桃园清真寺，一座西伊斯兰风格的清真寺。穿过天灯弄就是书隐楼，曾经是江南三大藏书楼之一，后被郭万丰船号收购，现为郭家私产。穿过乔家路就是九间堂，是徐光启故居，边上一条小路因此取名光启路。穿过学前街就是文庙，周围的蓬莱市场有刻纸花，斗蟋蟀是小朋友最爱去的地方。穿过木泰岭街就是慈修庵，据说早年芝黄氏家庵，曾经改建为梨园公所，现为上海佛学院尼众班学修场所。有道是大隐隐于市，老城厢弄堂里有说不完的故事。

还有就是上海弄堂里的叫卖声，近年来很时兴，被搬上了舞台。所谓大俗大雅。回想起来：冬夜，浦东娘子“长锭、长锭”叫卖声中一种凄楚；深秋，“桂花赤豆糕，白糖莲心粥”里透出一份暖意；夏日，“棒冰吃哦棒冰，光明牌棒冰”使人顿觉清凉；入梅，“阿有坏额洋伞修哦，阿有坏额套鞋修哦”令人惆怅。这大概就是属于上海人的乡愁吧。其实弄堂里叫卖声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情绪。

留不住的是岁月，留住的是乡愁。

着四五个菜名，另配素食和儿童料理各一款。这几日的菜单就包含南法国风味三文鱼鲜虾罗勒蒜香浓汤；意大利风白葡萄酒炖鸡，兼炖西红柿、西葫芦，配土豆、芝麻菜和帕马森干酪；瑞典肉丸配黄瓜奶油、越橘和土豆。等到秋风一吹，韩式拌饭及瑞典风野猪肉、鹿肉料理便一登场。饮料是来自本省农庄的原生态苹果汁、苹果酒、西洋接木骨花果汁等。

季节里有什么烧什么，原本理所当然，何须提倡。不这样，又能怎么着，回溯三十年，谁又会奢望冬天里吃上西瓜。反季节食品却出现了，是人定胜天，让人狂喜。然而，至少在瑞典，黄瓜在夏天才鲜——是我切身体验着的事实。

某些食物，非到那时节才吃得着，才去吃，这情境在瑞典还看得见。五月才彻底解冻的地里，要等到六月中旬的仲夏节方有新鲜土豆和第一批草莓成熟。鹤鹑蛋似的小土豆，一口一个，甜而糯。瑞典产草莓装在一公升的纸盒里，时价约五十克朗，顾客也都认了。仲夏节前夜的晚餐，必得新土豆就鲱鱼，外加草莓甜点。过了这时节，土豆不再小，皮不再吹弹可破，没了那股子通透；个头大了，光泽退了、越发暗淡，灰了、冷了——需烹调术了。

错乱了——如花儿兴冲冲钻出地面又遇倒春寒，再不能缩回去——不容易好。按时令之序享用食物，比由着性子在超市里捡到篮里都是菜，种类少些，也不至于不够吃。

略数瑞典蔬菜的时节。黄瓜果然是七到九月；芦笋，四到六月；西红柿，六到九月；绿色、紫色或白色的花椰菜在六到十一月；西葫芦和西兰花都在六到十月；玉米，从八月到九月；欧芹，从五月到十月；南瓜从八月到十一月，等等。

十二个月里，大自然有不同的馈赠。例如五月是芦笋之月，小菠菜和各类色拉菜更绿了，韭蒜也是；八月，海螵蛸在西海岸出产，黑莓和越橘，玉

营销方法令人耳目一新，从而引起了轰动。市百一店首批营业员马导农回忆道：“开业当天外面是人山人海。门一开，人像潮水涌进来，我们的柜台都给他们推进来了，整个商场都是人。”据统计，开门第一天就接待了一万多顾客，营业额占当时南京路四大公司（先施、永安、新新、大新）总和的 60%。

后来，为了适应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要求，市百一店于 1953 年 9 月 28 日迁到南京路西藏路口扩大营业。该址曾是著名的大新公司所在地。大新公司由澳大利亚华侨蔡昌于 1936 年创办，以建筑优美、设施完备、商场宽敞、布局新颖而逐渐在四大公司中成为后来居上的一家百货公司。1947 年，蔡昌携全家定居香港，逐步将上海资金抽出，使得大新公司慢慢



1975 年，吉林省九台县。一位姓韩的小伙子从县青年干部培训班结业了。结业之际，班上要求每位学员做一项社会调查：下乡走访村民家庭。派给小伙子

一个晴朗的秋日，小伙子背起挎包早早出发，挨门挨户访贫问苦。薄暮时分，只剩下五户人家。五户人家住的地方叫小北沟，坐北朝南，三面环山。东山坡一家，北山脚两家，西山坡一家，正中一家，都是草房。小伙子沿着有牛车辙和羊粪蛋的土路前行。时值初秋，路右侧几垄秋白菜稀稀拉拉尚未覆盖，左侧密密麻麻一大片玉米，腰间玉米棒已蹿出了红缨。玉米田再往前，有一小块方方正正的矮林高粱地。一条很短的羊肠小道从地头往西伸去，尽头是一棵很有年头的歪脖子槐树，树下一条宽些的沙石坡路同小道呈直角通向一座草房。

绿树，斜阳，光影斑驳。小伙子放慢脚步走进院子。一位四十岁光

米和早熟的南瓜上了桌，还可以有松鸡、野雁和狍鹿；九月是收获季，苹果熟了，梨、欧李、沙棘也是，白菜和豆子，龙虾、鱼子酱和鲱鱼正鲜；十月，放养的猪羊经过一夏天的欢快觅食，肉正香，森林里金黄的鸡油菌等着人发现……

顺着时节流向，按果蔬和鱼肉成熟期选购和食用，吃得饱，吃得美。还不解馋，就等时节转回，满足感更大，等值得。

然而，一年四季，超市里都有各种莓子，鸡鸭鱼肉，包括中国毛豆和蚕豆在内的各类蔬菜——冷冻或新鲜。跨季陈列给别人什么感受，无从得知，但它至少钝化了我的知觉：对于最自然而鲜美的时节的知觉。

曾经眼看着后院那一棵老樱桃树五月里开花，六月底长出果子，七月里果子从粉色、橙色到赭色。我估摸着差不多了，又疑惑紫翅椋鸟和乌鸫在这一年里怎还没有成群地飞来。摘下一颗塞进嘴里，果然欠一丝甜度，多一丝酸度。几天后的一个清晨，樱桃树上卷起旋风，聒噪和颤动，鸟群从天而落了，樱桃熟了！鸟儿们从来都是弹无虚发的。我猜它们躲在邻近的白桦枝叶里“察言观色”，分析“路过”的其他鸟儿和昆虫在樱桃树上的逗留情状。有一点很明确，樱桃的知音就是鸟啊，这时的樱桃新鲜甘润、无可挑剔。让知音先吃，由着它们吃，理所应当。

除了鸟儿，松鼠呀、兔子等小动物对果子、蔬菜甚至花卉都有心得。松鼠也爱樱桃。蜗牛在我眼巴巴看着青菜种子终于长出一日宽似一日的绿叶时，一夜间把叶片咬得千疮百孔。兔子爱色拉菜，邻居菜农莱纳德不得不请猎人杀一儆百。跑鹿把各家的郁金香花坛开成月下的宴席，它们大爱郁金香！主妇们有说撒盐顶用的，也有撒胡椒粉抵御侵犯的。我诚心佩服动物们的知觉。

有一些知觉，人所固有，疏于使用，渐渐迟钝，更无开发。我意识到这些年忽略了一件事：西瓜原是夏天才吃得着的——又惊觉忽略的不止这一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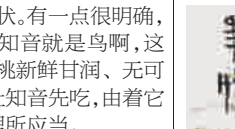


那个抄古诗的男孩

林少华

景的妇女正好开门出来，赶紧把陌生的客人迎进屋子。四间屋子的西屋。屋子没什么像样的家具和摆设，迎窗是一铺炕，裸土地板，房梁上垂下的电灯泡，完全可以说是家徒四壁。和他走访的多数农家不同的是，四壁都贴着报纸。尤其引起这位喜欢文学的小伙子注意的，是报纸上居然有毛笔抄写的古诗。当时，古诗十分罕见。于是小伙子问眼前墙上的诗是谁抄写的。

“我大儿子。”女主人回答。小伙子又问你大儿子是做什么的呢？“上大学去了。”小伙子吃了一惊：大学？哪儿的大学？“长春，吉林大学。”小伙子这才细看眼前这位农妇：身材瘦削，面色苍白，皱纹明显，但眉目清秀。衣着极为普通，甚至打了补丁，但相当整洁。忧郁的神情透出几分类似执着和坚毅的东西。



秋风起（中国画）老树

简单生活

赵玉龙

我并不比田野上的一朵蒲公英寂寞；我并不比一张豆叶，一枝杂酱草，或一只马蝇，或一只黄蜂更孤独；我不比四月的雨或正月的融雪，或新屋中的一只蜘蛛更孤独。因为大自然是我孤独的屏障。

有时，我像一朵无名的野花，找不到风的方向。我不知道这样的乡村里我适宜去做什么。

最后我发现，是乡村在抵触我，或者说我是在抵触乡村。就像一对不能和解的父子，我是多么地热爱乡村，但我却要远离它。

可以断言，走访过的五十户农家，只有抄在墙上的古诗印在了他的脑海，那有可能是他结业社会调查的唯一“成果”。

结业后，小伙子被分配到县组织部当干事。后来到一个公社（乡）当干部，副书记、书记。也是因为他喜爱文学，笔头好、口才也好，加之有情怀，有能力，一路不断升迁，成了韩县长、韩市长、韩书记……

四十三年后的 2018 年夏天，韩书记终于和当年那个抄古诗的男孩相见了。契机是他几个月前在报上读到

我写的关于翻译村上春树长篇《刺杀骑士团长》的文章，随即辗转打电话给我一个亲戚要到我的联系方式。我当时正巧在乡下度假，于是得以相见。

不用说，四十三年前我们都那么年轻，一个在省城大学就读，一个在县城青干班培训。而四十三年后，我们都已两鬓斑白，不复当年模样。酒桌把盏，一时不胜感慨。感谢墙上的古诗？感谢无形的命运？感谢偶然的契机？



秋风起（中国画）老树

简单生活

赵玉龙

我并不比田野上的一朵蒲公英寂寞；我并不比一张豆叶，一枝杂酱草，或一只马蝇，或一只黄蜂更孤独；我不比四月的雨或正月的融雪，或新屋中的一只蜘蛛更孤独。因为大自然是我孤独的屏障。

有时，我像一朵无名的野花，找不到风的方向。我不知道这样的乡村里我适宜去做什么。

最后我发现，是乡村在抵触我，或者说我是在抵触乡村。就像一对不能和解的父子，我是多么地热爱乡村，但我却要远离它。

十日谈

上海地标

责编：郭影

查实中共一大会议址，建立纪念馆，请看明日本栏。